

醫門法律

卷三

共二集

論徐嶽生將成痿痺之症

徐嶽生。軀盛氣充。昔年因食指微傷。見血。以冷水濯之。遂至血凝不散。腫潰出膿。血數升。小筋脫出三節。指廢不伸。邇來兩足間。纔至秋月。便覺畏冷。重綿蔽之外。指仍熱。內揣獨覺其寒。近日從踵至膝後。筋痛不便。遠行。雲間老醫。令服八味丸。深中其意。及僕診。自云。平素脈。難以摸索。乃肝肺二部。反見洪大。大爲病進。況在冬月。木落金寒時。尤爲不宜。方來之勢。將有不可嚮邇者。八味丸之桂附。未可輕服也。何也。筋者。肝之合也。附筋之血。既經食指之挹取。存留無幾。

不能榮養筋脈。加以忿怒。數動肝火。傳熱於筋。足鉗
之大筋。得熱而短。是以牽強。不便於行也。然肝之所
主者惟肺。木性畏金。稟令擁戴。若君主然。故必肺氣
先清。週身氣乃下行。今肺脈大。則肺氣又爲心主所
傷。壅窒不清。是以陽氣不能下達。而足寒也。然則所
患雖微。已犯三逆。平素脈細。而今脈大。一逆也。肝脈
大而熱。下傳二逆也。肺脈大。而氣上壅。三逆也。設誤
以桂附治之。熱者愈熱。壅者愈壅。卽日便成痿痺矣。
此際用藥。淵乎微乎。有尋常不能測識者。蓋筋脈短
勁。肝氣內錮。須亟講於金伐木榮之道。以金伐木。而

木反榮筋反舒。匪深通立造者。其孰能知之。然非金氣自壅。則木且奉令不暇。何敢內拒。惟金失其剛。轉而爲柔。是以木失其柔。轉而爲剛。故治此患。先以清金爲第一義也。然清金又先以清胃爲第一義。不清其胃。則飲酒焉。而熱氣輸於肺矣。厚味焉。而濁氣輸於肺矣。藥力幾何。能盛清金之任哉。金不清。如大敵在前。主將懦弱。已不能望其成功。況舍清金而更加以助火爍金。倒行逆施。以爲治耶。必不得之數矣。

翁見藥石之言。漫無忌諱。反疑爲張大其說。而莫之信。竟服八味丸。一月後。痿痺之情悉著。不幸所

言果驗。乃臥床一載。必不令僕一見聞。最後陽道盡縮。小水全無。乃肺金之氣先絕於上。所以致此。明明言之。而竟蹈之。奈何奈何。

胡白臣先生曰。此治痿痺症之妙法。蓮華經也不當作文字褻視。

論江中賓先生足患治法

庚辰冬。於鼎翁公祖園中。識先生半面。竊見身體重着。履步艱難。面色滯晦。語言遲緩。以爲若虛風卒中。之候也。因爲過慮。辛巳秘召診問。細察脾脈。細急不調。肺脈勁大。然肝木尙平。陽氣尙旺。是八風之邪。未

可易中而筋脈製痛。不能安寢者。大率風而加之以濕。交煽其虐。所致。以斯知尙可引年而施治也。何也。風者肝之病。天之氣也。濕者脾之病。地之氣也。天氣迅疾。故發之暴。益以地氣之迂緩。反有所牽制而不能暴矣。然氣別則病殊。而氣交則病合。有不可不明辨者。疾殊者。在天氣則風爲百病之長。其來微則隨相尅爲傳次。必遍五臟而始烈。其來甚則不繇傳次而直中。唯體虛之人。患始不測焉。在地氣則濕爲下體之患。其來微則足跗腫大。然得所勝亦旋消。其來甚則害及皮肉筋脈。以漸而上攻。亦唯陽虛之人勢。

始騰越焉。兩者一本之天一本之地。病各縣殊。治亦異法者也。病合者。天之氣入於筋脈。地之氣亦入於筋脈。時乎天氣勝。則筋脈張而勁焉。時乎地氣勝。則筋脈蹶而縱焉。兩者其源雖異。其流則同。交相蘊結。蔓而難圖者也。先生房中之風。始雖不可知。然而所感則微也。至若濕之一字。既以醇酒厚味而釀之於內。又爲炎蒸嵐瘴而襲之於外。是以足患日熾。雖周身筋脈舒展。亦不自如。究竟不若足間晝夜掣痛。瘡瘍腫潰。浸淫無已也。夫春時之風也。夏時之濕與熱也。秋時之燥也。三時之氣。皆爲先生一身之患者也。

而一身之患。又惟一隅獨當之。亦良苦矣。設內之風濕熱燥。不攘足患。其有宜字乎。所可嘉者。惟冬月寒水司令。勢稍未減。而醫者不識此意。每投壯筋骨之藥酒。以驅其濕。不知此乃治寒濕之法。惟冬月病增者。方宜。豈以風濕熱濕。而倒行逆施。宜不重其困耶。況乎先生肺脈勁大。三四日始一大便。雖冬月亦喜形寒飲冷。而不嘗近火。何所見其爲寒濕也哉。所以孫真人入小竹瀝等方。風濕熱燥寒五治之藥俱備。瓏統龐雜。後人全不知用。若識此義爲去取。則神而明之之事矣。然則不辨症而用方。幾何而不誤耶。

胡貞臣先生曰辨症縱橫無礙。劍光燁燁逼人。

論錢太封翁足患不宜用熱藥再誤。

錢叔翁太老先生形體清瘦。平素多患少痰。邇年內
蘊之熱。蒸濕爲痰。辛巳夏秋間。濕熱交勝。時忽患右
足麻木。冷如冰石。蓋熱似寒。如暑月反雨冰雹之類。
醫者以其足跣之冷也。不細察其爲熱極似寒。誤以
牛膝木瓜防已。加皮羌獨之屬溫之。甚且認爲下元
虛憊。誤用附桂河車之屬補之。以火濟火。以熱益熱。
由是腫潰出膿水。浸淫數月。踝骨以下。足背指踵癢
而不用。總爲誤治。而至此極耳。其理甚明。無難於辨。

若果寒痰下墜。不過堅凝不散止。其甚者。不過痿痺不仁止耳。何至腫而且潰。黃水淋漓。腐肉穿筋耶。太翁不知爲醫藥所誤。乃委咎於方隅神殺所致。豈其然哉。此與傷寒壞症。熱邪深入經絡。而生流注。無少異也。所用參膏。但可顯理元氣。而無清解濕熱之藥。以佐之。是以未顯厥効。以元老之官。不可以理煩劇。設與竹瀝同事。人參固其經。竹瀝通其絡。則甘寒氣味。相得益彰矣。徐太掖先生。服人參以治虛風。誤佐以附子之熱。迄今筋脈短縮。不便行持。亦繇不識甘寒可通經絡也。且太翁用參膏後。脾氣亦旣太旺。健

運有加矣。此時倘能撙節飲食。俾脾中所生之陽氣。得顯力以驅痰驅熱。則痰熱不留行。而足患並可結局。乃日食而外。加以夜食。雖脾氣之旺。不爲食所傷。然以參力所生之脾氣。不用之運痰運熱。止用之以運食。誠可惜也。今者食入亦不易運。以助長而反得衰。迺至痰飲膠結於胸中。爲飽。爲悶。爲頻咳。而痰不應。總爲肺失其健。不爲胃行津液。而飲食反以生痰。漸漬充滿。肺廢咳不易出。雖以治痰爲急。然治痰之藥。大率耗氣動虛。恐痰未出。而風先入也。唯景唯以甘寒之藥。村風消熱。潤燥補虛。豁痰。乃爲合法。至于

辛熱之藥。斷斷不可再誤矣。醫者明明見此。輒用桂附。無算。想必因膿水易乾。認爲辛熱之功。而極力以催之。結局耳。可勝誅哉。

胡貞臣先生曰。濕熱傷足。自上而下也。足寒傷心。自下而上也。自上下者。先清其上。自下上者。先溫其下。觀此而民病傷國。可知治先在民矣。

論浦君藝喘病症治之法

人身難治之病。有百症。喘病其最也。喘病無不本之於肺。然隨所傷而互開。漸以造於其極。惟兼三陰之症者。爲最劇。三陰者。少陰腎。太陰脾。厥陰肝也。而三

陰又以少陰腎爲最劇。經云腎病者善脹。尻以代踵。脊以代頭。此喘病兼腎病之形也。又云勞風發在肺下。巨陽引精者三日。中年者五日。不精者七日。當咳出青黃濃濁之痰。如彈子者。大不出者傷肺。傷肺者死也。此喘病兼腎病之情也。故有此症者。首重在節慾。收攝腎氣。不使上攻可也。其次則太陰脾厥。陰肝之兼症。亦重。勿以飲食忿怒之故。重傷肝脾可也。若君藝之喘症。得之於髫幼。非有忿慾之傷止。是形寒飲冷。傷其肺耳。然從又慣生瘡癰。瘡癰之後。復生牙癰。脾中之濕熱素多。胃中之壯火素盛。是肺經所以

受傷之原。又不止于形寒飲冷也。脾之濕熱。胃之壯火。交煽而互蒸。結爲濁痰。溢入上竅。久久不散。透開肺膜。結爲窠囊。清氣入之。渾然不覺。濁氣入之。頃刻與濁痰狼狽相依。合爲黨援。窒塞關隘。不容呼吸。出入而呼吸。正氣轉觸其痰。鼾齁有聲。頭重耳響。胸背骨間有如刀刺。涎涕交作。鼻額酸辛。若傷風狀。正內經所謂心肺有病。而呼吸爲之不利也。必俟肺中所受之濁氣解散。下行。從前後二陰而去。然後肺中之濃痰咯之。始得易出。而漸可相安。及夫濁氣復上。則窠囊之痰復動。窒塞仍前。復舉。乃至寒之。亦發熱之。

亦發傷酒傷食。亦發動怒動氣。亦發。所以然者。總緣動其濁氣耳。濁氣本居下體。不易犯人清道。每隨火勢而上騰。所謂火動則氣升者。濁氣升也。腎火動則寒氣升。脾火動則濕氣升。肝火動則風氣升也。故以治火爲先也。然濁氣既隨火而升。亦可隨火而降。乃凝神入氣。以靜調之。火降而氣不降者何耶。則以濁氣雖居於下。而肺中之窠囊。是其新造之區。可以僑寓其中。轉使清氣逼處不安。亦若爲亂者。然如寇賊依山傍險。蟠據一方。此方之民勢必擾亂而從寇也。故雖以治火爲先。然治火而不治痰。無益也。治痰而

不治窠囊之痰。雖治與不治等也。治痰之法。曰驅。曰導。曰滌。曰化。曰涌。曰理脾。曰降火。曰行氣。前人之法。不爲不詳。至於窠囊之痰。如蜂子之穴于房中。如蓮子之嵌于蓬內。生長則易剝落。則難。繇其外窄中寬。任行驅導滌涌之藥。徒傷他臟。此實閉拒而不納。竊究而言之。豈但窠囊之中。痰不易除。卽肺葉之外。膜原之間。頑痰膠結多年。如樹之有蘿。如屋之有遊。如石之有苔。附托相安。倉卒有難於剗伐者。古今之爲醫者夥矣。從無有爲此渺論者。僕生平治此症最多。皆以活法而奏全績。蓋肺中濁痰爲祟。若牛渚怪物。

莫逃吾燃犀之炤者。因是曠觀病機異哉。肺金以脾
土爲母。而肺中之濁痰。亦以脾中之濕爲母。脾性本
喜燥惡濕。迨夫濕熱久錮。遂至化剛爲柔。居間用事。
飲食入胃。既以精華輸以週身。又以敗濁填彼竅髓。
始尙交相爲養。最後挹彼生此。顛爲外邪矣。豈弟致
使憑城憑社輩。得以久遂其奸。如附近流寇之地。益
以巨家大族。賄爲輪導。其滋蔓難圖也。有繇然矣。治
法必靜以馭氣。使三陰之火不主升。以嘿杜外援。又
必嚴以馭脾。使大陰之權有獨伸。而不假敵愾。我實
彼虛。我堅彼瑕。批瑕搗虛。迅不掩耳。不崇朝而掃清。